

愛你多一些

香港
岑凱倫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愛你多一些

香港·岑凱倫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三年·沈阳

辽新登字 3 号

爱你多一些

AiNiDuo Yixie

香港·李凯伦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福州第七二二八工厂印刷

字数:140,000 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 插页 2

1993 年 9 月第 1 版

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,000

责任编辑 杨爱群

封面设计 笑 尘

ISBN7-5313-1132-1/I·1013

腹膜本

定价:5.20 元

《爱你多一些》

内容简介

繁华的港都，喧闹的“的士高”音乐，在这酒醉灯迷的世界里，有人任情地放纵自己，有人却辛勤的工作、艰难地生活。任琪是一位现代女性，为追求富贵无拘的生活，虽为他人之妻却移情他人。而结果得到的只是无奈的叹息和世人的厌恶。而任强是一位自强不息的青年，对工作不懈的努力，对爱情执着的追求，最终得到的是人们的尊敬和令人甜蜜的爱情。痴醉的情怀，爱你多一些。

本书述了现代生活少男少女的心态，揭示了现代都市人们真实的生活，告诫了人们什么是生活和爱情的真谛。是言情小说中的精粹之作。

夜晚的街道，是个灯饰的世界。在五光十色灯光的映照下，街道、商店、一切娱乐场所都显得异常热闹。

距避风塘不远的一间“的士高”内，烟雾弥漫，歌舞方酣。几十对青年男女，正按着音乐节拍，急速旋转，满头大汗……

青年男女们正展示自己最得意、自认为最美妙的舞姿。那脚步声颇为整齐，连同音乐一起，使地板、屋子发生共鸣似的，达到了最高度的和谐，“碰、碰”之声震人耳膜。

任强坐在黑暗角落里，看着这一切，细胞也跟着跳跃，脸上肌肉不住地随着震动，四面都封闭着，使他感到快要窒息般地难受。

他的目光投射到少女任琪身上。她夹在他们一群当中，跳得正起劲，满脸通红。

轮到每一对男女“竞赛”了。他们不知那儿请来了两位西洋男女来做“评判”。据在场有人介绍：他俩得过某洲“的士高”大赛的冠军，其公正性是毋庸置疑的。

任强对“的士高”一窍不通，他只懂得跳老式的“碰喳喳”、“慢三”、“慢四”之类。按时髦话说，是很“老土”了。要不是任琪约他来，他实在不想来见识见识。

这些男女，头发一律剪得很短，好象被狗啃过似的，脸色苍白，而且身材大半都是又高又瘦的。他们身上穿的，没有领子，象睡衣又象孝衣，任强一时也说不上来象什么，只觉得他们的“形象”或“造型”带着某种反叛性，和这社会格格不入。

只有一点使任强很感惊奇的，是他们对“的士高”的舞技相当投入，不但投入，而且达到入迷、沉醉的地步。任强就经常在公园、商场门口和人行道上他们的聚合点，看到他们在磋磨、苦练。几乎可以说，每个人都拿得出自己独特的“拿手好戏”，可以和友伴一见高低。

任强和任琪已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，想不到最近通了一次电话，任琪就把他带到这种地方来。

竞赛的一对对男女，都拿出了最拿手的好戏。

这种混合了体操、武术、舞蹈动作的“的士高”，风靡了世界新潮男女，经年不衰。任强看了三对，感到那确也不简单，有一定的节奏感——他有时想，少男少女将精力渲泄在这里似乎好过发泄在其他地方。

轮到任琪上场，任强以全副身心注视着她。

任琪的拍档是一位个子比她瘦小的年轻人，和成熟丰富的任琪不大相配。但他出色的舞技很快将他不扬的外貌掩盖了去——他那刚劲、利索、刚中带柔、柔中带刚的舞姿，使人仿佛看到了尊特拉毕达的影子。

任琪的身材相当好，不胖不瘦，上身刚发育的胸部略见丰满，腰小，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双修长的腿。当她旋转时，那舞姿真是美妙极了。

任强算是大开眼界，从前他不知道任琪也会这么一套，他更不曾料到任琪婚后还这么活跃。

任强从坐在身旁的一位油脂仔口中知道，任琪这临时的舞伴名字叫尊。

舞池内，尊搬上了十八般“舞”艺，使出了浑身解数，任琪紧密地配合着，表面上看，尊将任琪“玩于股掌”之上，实际上任琪悟性极高，反应敏捷，处处应付自如。

他们的配合无懈可击，赢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。

……几对人的表演过去了。

任强看到任琪走过来，坐在自己的身边。

“没有想到”，任强说：“三年前，你还是个小女孩，什么都不懂！”

“现在连的士高舞蹈大赛也敢来显一手了？”任琪气喘吁吁地，显出十分得意的样子说。

“为什么不把你先生也带来参观？”

“他很老土的，他哪里懂得这个？！”任琪摇头道。

任琪轻蔑的口气，使任强感到很惊讶和疑惑。

任琪的先生任强不认识，三年前，任琪匆忙宣布结婚消息，使他感到突然。只听说她嫁了个比她大几乎二十岁、可以做她父亲的中年男人。此后，整整三年，不再有她的音讯。今天，因别人的一些事，打电话给她，多聊了几句，一聊就聊出了今晚她带他来这儿看“的士高”比赛的节目。

……十几对参赛者都表演过去，等候评判团评决。

评判员除了那对外国男女外，还有几个这群油脂男女公认的头目。

鸦雀无声。当任琪这一对被宣布为冠军时，突然，场面有点乱了。有人大叫“不公平”、“偏袒”，有人怪喊，有人吹口哨，有人骂粗话，不服者，有男有女，他们纷纷跳出来到舞池中央抗议和挑衅了。

人数竟有一半多，任强看到，貌似团结的油脂男女们到得这关键时刻，明显地分成两派。

“集体地再比一次，有没有种？”在舞池内不服的一派有人喊道；见另一派迟迟不敢下来便“MUSIC”“MUSIC”地命令放唱片的开放音乐。

震耳欲聋的音乐起来了，疯狂的“的士高”开始了。

任琪这一派见比赛结果被破坏无遗，个个捏紧了拳头，气红了眼；只要他们当中的小头目一声令下，就会齐齐冲下去，和对方杀个人仰马翻。

如在弦之箭，一触即发，场面显得紧张。

任强见情况不妙，必有一场打斗发生，就对任琪说：“我们走吧。别等领什么奖了，再过一会，要走也走不脱了。”任琪最初还犹疑不决，此时看到支持自己的这一派听到口哨令就冲下了会场，陷入一派混乱，就同意任强的建议，匆匆就走。

就在门口的黑暗之中，突然闪出一位青年。任强和任琪吓了一跳。

这位青年说：“对不起，你们跟我来一下。”

说着把他们带到外面人行道，走了三步，在一座街灯下立定。任强和任琪此时方看清，这位少年长得很英俊，两只眼睛很大，透视出一股逼人的光芒，但这种光芒，并无任何恶意，相反，在他的左眼之下，有颗痣——这痣使他的长相受到很大影响，整个表情显得很忧郁。

任强和任琪很惊讶，又很疑惑，不知这位青年要干什么？

“你们不要怕！我没有什么目的”，青年说话了：“只不过想和你们交个朋友而已！”

他掏出两张名片，递给任强和任琪每人各一张。他们接过来，看到名片上有电话，却没有地址，也没有公司称号，中央只有一个名字：“任坚”。

年青人似乎没有什么话说，只注视着他俩，叹了一口气，摇摇头，走了。

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任强问任琪：“你认识他？”任琪摇摇头，任强道：“奇怪——”。

“我也感到奇怪，他也没有跟我们要名片。”任琪说：“也许我们，不，也许你使他想起了他的一个什么人。”任强笑道。

“什么人？”任琪反问。

“他知不知道你结了婚？”任强又问。

“我不是说过吗？我不认识他。”任琪说。

任强看表，时间是夜十一时，就说：“任琪，我送你回家。”任琪说：“也好。”

说着两人往车站走去。经过名店街一间餐厅外面，他们看到里面昏昏暗暗的，雅致的桌面燃着一支一支的红烛。一对对情侣在里面谈心，吃饭。

任强说：“对了，我送你回家，你先生他不会怎样吧？”

“不会的——他不管我的事，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他没有权力干涉。”任琪说。

“哦，你先生真是想得很开！”任强笑了笑，当年你结婚，不请客，也不通知，我真感到突然。”

任琪默默不讲话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：“当时我爸爸不同意我们……”

走到车站，他们两人等候了一会，一辆大巴士开来，两人跳了上去。车子是开到香港仔的。

在车上任强不想说话。他虽把任琪当朋友，但三年来，音讯绝无，有许多事要问，反而无从问起。两人默默不说话，将任琪送到家门口，他就回家了。

任坚在“的士高”门口截止任强、任琪并派了名片之后，转身就走。内心七上八下，有如井里的吊水桶。他不知道这做法是否唐突，走了两步，又回头望了他俩。

不意，任强和任琪当时也正眼睁睁地望着他的背影，并似乎在议论他。

他尴尬地回以一笑，便转过身来，加快了脚步，消失在昏朦的夜色中。不知怎的，他的精神恍惚起来，仿佛听到可怕的嘲笑声从背后、四周、天际隐隐传来，越来越大。很奇怪，他最近经常有这种感觉，一听到这，心灵就濒于崩溃……

他在车站等车，一会，有一辆车开来，他跳了上去。上了车他迅速登上上层。上层只有零落几个人，他随便择了一个靠窗的座位。便毫无目的地观看起窗外风景来。

刚才的一幕又闪进脑子里来。他实在也不明白为什么要那么做，为什么要派名片给人家。近来自己的一些举动的确有点古怪，似乎都是出于一种下意识。

今晚为什么去“的士高”？就为了解闷吗？已经三天了，他溜进那里，看几帮年青人在那里跳舞，然后孤寂地出来，落寞地回家。

他在“的士高”既不下场跳舞，也不喝东西。

这样静静地看油脂仔和油脂女跳着“的士高”。三天来都如此，究竟要在这儿寻觅什么？他也说不上来。

寻梦？他今天没有好梦可以陶醉，过去也没有美梦可以追寻。在一群跳舞的年青人中，他突然留意起任琪。

任琪的脸孔象谁？象他的女朋友？他从来没有女朋友。任坚想起来了，任琪象家中一张相片中一个女婴！那个女婴不足一岁，由任坚母亲抱在怀中，母亲从来没有告诉过他，这个女婴是谁？

自从任坚懂事起，这个女婴就不曾出现在他们家中。这真是奇怪的一件事。

自己更奇怪，怎么见到任琪，就会联想起这个女婴，也许，那脸孔长得有点儿象吧！

但女大十八变。婴孩和十多岁的人，变化是很大的。可是，

任坚自己也感到惊奇，在那一刹那间，他对任琪产生了一种亲切感。

而后，就在刚才拦住她和任强，并派上名片。

这件事会有什么后果？又为着何种目的？似乎都说不上。想到此，他摇摇头，笑了。内心自嘲着：你是个神经佬，神经佬。任琪和你什么关系，她连电话也没留给你，你又想干些什么呢？！

夜正深沉。大巴士开始进入海底隧道。

隧道内车子不多，车子开得很快。隧道顶上那些白灯，灯色极为柔和，不断地向后退；而柔和的灯色将隧道映得净亮，显出一片静谧。

母亲苍白愁苦的脸容映在车的玻璃窗上。

这半个月来，母亲一直在病中。他也一直守候在她身边照顾她，很晚才回家。他没有和母亲住在一起。

车出了隧道口。再过五六个站，就到母亲的家。任坚的住所距母亲住处很近。要不要再去探望妈妈呢？

现在快午夜十二点了。妈妈近三天病有点起色，精神比较好，可能现在已经入睡了。去探她不管是吵醒她，让她睡多一些，睡熟一点，病快地地好起来，多好呢。不该去妨碍她。明天，嗯，明天一早才去探望她吧。

唉，母亲是很可怜的。任坚想，他为过去对母亲的一些不好的态度后悔——一切只恨自己太冲动。

别人大都有一个幸福、温馨的家庭；而他没有。他和母亲甚至分开居住！……

母亲是孤寂的，他呢，也是孤寂的，任坚又想。当巴士停了又开，开了又停，几个站过去了，车上的乘客，包括上层的、下层的，都下光了，他的这种孤寂感越发强烈起来。呵，偌大一个车子，居然只剩他一个人。

他警觉起来了，猛然发疯似地冲下底层。

底层静无一人，但车子依然全速开着，也许负荷甚轻的关系，车身颠簸得很厉害。

任坚抓住扶杆，一屁股坐在靠门的位置。

司机此时偶而回头，瞥见他，有点惊异，说：“还不下车？这是最后一班车啦！”

“下个站下车，麻烦你，司机。”

司机不作声，又默默地开车了。任坚已见到海边的灯光，站起来，准备下车。

大巴士紧急煞车。任坚跳了下来，就沿着通向海边的那条山路走去。

小路两旁，竖立着矮矮的街灯。那灯是浑圆形的，象一个个发光的球，正以其浅黄色的光晕，照射着小路上的沆沆洼洼。

这条小路，任坚不知走过多少遍了。当他去探望母亲，总得经过这条小路。小路上的一草一石，他都清楚，数得出来。小路的这一头，通向交通要道，那一头就是他的蜗居。不管每天在外面怎样逛荡，他或迟或早，总是要回到这海边的楼宇。

一切似乎不大如意，只有栖息之所，叫他留恋。

那是一幢唐楼，他和一个小胖子租了一层，面积不大，但靠海，房间的窗可以看到海景。

房东是个和气的上海婆，志不在收贵租金赚钱，小胖子是八九年前租下这个单元的。上海婆早就购置了自住的一层小单位。在租金猛涨的这几年，她也很少抬高房租，如偶然有起租，也是仅以十元二十元计的。

他们也从未订过什么合约，小胖子就这样住下来。当任坚搬进来的时候，上海婆也只是象征性地加了三十元租金。

任坚喜欢这个单位，和这个上海婆房东不以租金为重有一

点关系，还有，小胖子待他也不错。

他一想起小胖子此刻一定打着鼾，睡得象头死猪了，便轻轻地笑出声来。路旁草丛中，一只青蛙跳过去了。

海风大了起来，任坚加快了脚步。

海边一片宁静。海岸有一个角落，有一块块木板围实，里面有个大家伙，长臂伸向夜空，因为没有月色，附近又无灯光，只勾勒出一个黑黑的影子。

这一带近来正在填海，大约又将建新楼宇。任坚听说海边他们居住的唐楼和左右那些旧楼，不久也要拆了。

他瞥了那些巨大的黑影一眼，就走近一幢唐楼黑黑的门口——他和小胖子住在顶楼七楼。

当他踏上那已经残缺的楼梯时，听到外面呼呼的风声，忽然又掠过一阵凄凉孤寂之感。今晚夜风很凉，母亲睡觉时有没有盖好被子？她感冒、头疼是不是彻底好了呢？……任坚一步一个阶梯，每到一层，就看看那一层楼的墙壁上写着几楼，啊，才二楼；仿佛走了很多很长的路，可是一直没有尽头，而他已感到气喘吁吁，力不从心了。

如果能长期住在这儿，倒是不错的。租金是那么便宜，面积也算不小，环境呢，处在僻静的海边（近来才有一角成了建筑地盘），这真是都市里的一个“世外桃源”呢。

可是今后怎样？何时拆楼？他不知道。

一只无家可归的猫儿，本来躲在楼梯与楼梯之间的小平台上睡觉，大约听到有人上楼梯的声音，突然惊醒，奔到另一楼梯的地板上，立定，用黑暗中闪着黄光的眼睛，又恐又惊地瞪着他，当发现任坚继续走上来，它又一闪，不见了。任坚平素胆子倒不小，可是今晚，觉得一切都显得有点古怪。他抬腕看表，快午夜一点了。

入屋、进房，亮灯。——小胖子纵然是亮着灯，也可以睡得很熟的。所以任坚照样将桌灯按亮了。

换上一套睡衣，就要上床休息。可是一点睡意也没有。于是他从书架上取下两罐东西，一罐白糖，一罐咖啡，冲了一杯咖啡。睡不着，那索性提神提神，他想。

坐在桌子旁，听一下收音机播出的音乐吧，他这么想着，当他坐下来，才发现桌面上有一封给他的信。

信封上贴的是澳门邮票。他有点吃惊，他可从来不曾和澳门有什么关系呢！印象中，那儿如今已没有什么亲友了。

他看着信封上的字迹，竟无论如何也猜不透是谁寄来的信，究竟有什么急事。

迫不及待地将它拆了。

信相当简短，是一个署名颜欣的人写来的。大意是说，他经任坚一个在澳门的朋友黄江的介绍，写信给他。颜欣有个女儿，叫颜玉的，身体不好，将来香港治病并渡假，希望他能到港澳码头接她、并代为安排一切万分感激云云。

任坚想起来了，十多岁时，确有个叫黄江的好朋友。他们同过学，十分要好过。可是走上社会以后的这几年，因忙碌关系，已经绝少联系了。黄江不曾来过一封信提起过这一件事，他现在的情况，任坚一点儿也不清楚。

任坚有点疑惑，可是转念一想：第一，他不是什么富商巨贾，不会有人动勒索的念头；第二，黄江确真有其人，一直住在澳门……觉得没有什么怀疑的理由了。

黄江很久没和他联系了。当然不知道他正处于落魄的境地，最近的日子过得不怎么美妙——接待一位少女，以他的条件是不很理想的：住的只有一个房间，怎么办呢？

颜欣的信没有说明，显然是要他帮忙解决。

小胖子倒好商量，房东也不会刁难，问题是怎么安排好……他一时想不出来。

这么无聊地想着想着，看窗外天色，意是麻麻亮了。桌上闹钟，已经指着五点。任坚吓了一跳，夜的脚步走得那么快，像个技巧高超的溜冰儿，了无声息地、一溜就到天明。

赶紧往床上一躺。听到上层小胖子翻身的声音，他正吐字含混、模模糊糊地念着几句梦呓。

任坚笑了，自个儿摇摇头，叹了一口气。

小胖子叫宝敦，长相连他自己都感到颇为“不雅观”，但乐观，风趣，心肠蛮好的，房间是他租的，颜玉来的事，这几日和他商量，谅不会有什么问题。

想闭眼睡一会，可是依然一点睡意也没有。

任坚眼睁睁看着上面的床板发楞。

天亮之后，他想去探望母亲。母亲是寂寞、孤独的……

楞想之中，任坚昏昏然睡去。

不知多久，当他醒过来，发现上层已没有人。小胖子大约在七时左右上班去了。

桌面上有杯刚冲的热气腾腾的咖啡。杯子下压着一张纸条，是小胖子写的。任坚取来看。

那长纸条上写道：——

“坚，对不起，你的信没有收好，摊开在桌面上，我未经你同意，‘偷’看了。”

“小玉来，如果一时找不到地方，我的床位可以让给她。反正你很‘纯情’，对她不会怎么样的。”

“我快迟到了，早餐点心来不及下楼买，只给你冲了杯咖啡，宝敦。”

任坚一口气看完字条，见到小胖子宝敦那小学生般歪斜的

字，以及那带点风趣的口气，不禁摇摇头微笑。心想：真是文如其人！宝敦有一副好心肠，是属于那种没有什么心眼的人。最近，见他情绪低沉，在生活上一一直尽量关心他。

颜欣的信，并没有说女儿小玉什么时候来，只说，女儿从澳门启程的前一天，会打封电报给他；时间大约是一个星期之内。既然还有好几天，关于安顿小玉小姐的问题，等宝敦回来再商量，想些办法吧。宝敦往往有意想不到的点子。

今天决定去探望妈妈。

一想到妈妈一个人住在那个木屋区，他就不安，总有一种内疚和惭愧之情袭击着他。尽管这毕竟是妈妈的意思，但传开去，总是不大好吧。

他下楼后，就先上附近的一个菜市，买了几两蘑菇，又到卖鸡鸭的档子，叫小贩帮他挑一只好鸡。

“这一只好。”那个小贩指着一只很肥的母鸡。

任坚摇摇头：“太肥了一点吧？！”

“干什么用的？”小贩问他。

“想炖。”任坚想起小时候，母亲喜欢炖鸡给他滋补，而今第一次买鸡孝敬母亲，竟然不知道炖鸡要选怎么样的鸡才好。感到有些心酸，有些惭愧。

“你听我的，保证不会错的。”小贩选了另一只，就动手宰，烫热水、拔毛、剖肚，去秽物……任坚由他边说边做；不一会，一只光鸡已递到他手上。

任坚付了钱。匆匆走出菜市场，转入那条每天都要走几趟的小路。一边走一边犹豫不决，是搭车去，还是步行去。母亲住的那木屋区，距此并不太远，但得走二十分钟。——走到车站，见到上班挤巴士的人多，马上打消了搭车的念头，心想还是走路去好了。

他走路也爱思考一些问题。正得入神的时候，险些撞倒一个老人……幸亏他敏捷一闪，才躲开了这小祸。

摸了摸左眼下那颗大黑痣，心想：莫非一些相家说得对，他属于伤感、忧郁、愁苦那一类型的？

不知怎的，他对这颗痣有些厌恶起来。

似乎是这颗痣，使他的心充满了忧郁……

已经拐进母亲居住的那个木屋区了。穿过菜市场，就踏上那个凹凸不平的小石坡。还正是早晨八时许，身旁走过很多家庭主妇，她们臂膀上都有个菜篮，显然是上菜市卖菜。狗儿不秒，在一些住宅门口趴着。见到陌生人走过，偶尔会吠几声。这儿的地板，又脏又湿。……

母亲家的门没有上锁，只是虚掩着，轻轻一推就开了。

任坚跨进门槛，见到母亲正在洗衣服。

“妈，你休息休息，衣服让我洗吧。”任坚此刻已站在母亲的身后。

任坚妈回过头来，笑着摇头：“好容易的，我行……”她撩了手，站起来，见任坚手上拿着东西。

“买什么东西？”

“我买了只鸡，档主帮我选的。”

任坚妈倒没说什么，接过那只鸡，走进厨房，一边说：“我看一下。”任坚心想：妈的气色果然比较好了。

任坚站在蹲在地下的母亲背后，痴痴地望着母亲的背影。

思潮如涌，想起母亲的前半生……

任坚妈将鸡从透明胶袋中取出来，将那光鸡翻了翻，点点头赞那鸡买得不错。

接着，她配好了料，将鸡放入沙煲中。

忙过一阵，她走到那个小厅和任坚说话。